

美国学者奇尔科特谈全球化

本刊特约记者 刘海方

中国学术界熟知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罗纳·奇尔科特(Ronald H. Chicote)教授最近完成的两部新作——《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日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中译本。3月21日,在这两本书的中文版首发式上,奇尔科特教授应邀来京,围绕这两本新著做了题为“全球化及其理论意义”的专题演讲。

奇尔科特教授指出,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早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有论述,此后巴枯宁、考茨基、罗莎·卢森堡都从各个角度阐述过,更不必说列宁、霍布森等人的论述了,只不过那时未用“全球化”这个词汇。现在有人视全球化为意识形态的消失甚至“历史的终结”,更有人认为资本可以在全世界自由流动了,全世界一定就可以大同了;“后殖民”、“后现代”、“后社会主义”、“后工业”、“后资本主义”的话语更是不一而足。但事实上,全球化果然会把世界引向一个更好的前景吗?果然有一个更为和谐、更为和平的社会等着我们吗?那为什么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看到农民、工人甚至一些公务员、小商人在反抗全球化呢?这应被视为是对全球化进程的阻碍吗?答案可能没那么简单,因为所谓全球化的今天,是帝国主义通过全球殖民侵略带来的,全球化实际就是帝国主义。

奇尔科特教授说,不管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脚步如何,意识形态的影响都还存在。作为一个教师和学者,他希望通过课堂或他的书,提倡一种争论的平台,激发批判性话语,以期读者或学生得出自己独特的看法。他更希望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质疑那些占主导地位却不一定客观的欧美学者的理论。因为在他们的理论中,往往容易存在巨大的误导的可能。比如20世纪60~70年代盛行的现代化理论,片面强调美欧道路的标尺作用,帝国

主义的坏作用却被扔在了一边。事实上,今天谈论全球化带来的“新经济”的时候,必然同样遮蔽全球范围内不发达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赖和后者对于前者的控制关系。资本的流动必然带来分化,也因此就产生了控制关系。使用“全球化”一词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忽略了这种控制关系,忽略了跨国公司只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不是穷国的救星。如果说帝国主义理论集中在社会层面,全球化理论则是针对当今跨国公司无限扩张、技术和市场在全球迅速扩散这一趋势而提出的分析模式,这本身没有错误,只是还要追究帝国主义这一原动力,以防模糊或掩盖了问题的实质。

奇尔科特教授说,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命题,它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一样,都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的一种分析范式。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一定要警惕,不能把一种概念从其具体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泛泛地争论它是好是坏。他希望他的这两本新书能够帮助人们树立更清晰的历史感,了解全球化现象的来龙去脉,看清当今世界复杂的社会事件与现象。尤其是,在高科技、因特网蔓延全球的时候,人们很容易有一种“全球大联欢”的表面印象,可事实上,既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决定了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前景未必乐观,甚至很可能是非常不乐观的。

奇尔科特教授属美国左翼激进学者,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政治学与经济学教授兼美国《拉丁美洲透视》杂志执行主编。他的许多学术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近,故备受我国学术界瞩目。1989年和1992年他曾两次来华访问,与中国学者进行过学术交流。1998年,他写于1981年的著作《比较政治学理论》被译成中文出版。此次是他第三次来华进行学术访问。

(责任编辑:艾迪;责任校对:贾丽华)